



省城的人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肯 登 攀 的 人

上海纺织工业局三结合创作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875 字数 191,000

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1·637 定价: 0.53元

插图、题图：

上海纺织工业局工会美术创作组

上海纺织工业局工会美术创作组

上海纺织工业局工会美术创作组

目 次

幼芽·····	益 勉 (1)
肯登攀的人·····	姜高林 (10)
闯进来的书记·····	杨 震 张宝妮 (43)
主攻任务·····	叶良骥 焦孟珍 (60)
第二号通令·····	朱竹朋 晓 扬 (84)
关键时刻·····	何琪琦 (107)
出路·····	顾美华 (128)
春风新燕·····	韩 源 (148)
新配棉员·····	张义德 (173)
焊花·····	唐 实 (193)
后方前哨·····	中 左 根 宝 (209)
罗纳行·····	施仲久 吴嵎山 (233)
八月惊雷·····	成晓旭 贺旭东 (254)
红海涛·····	冯惠祥 (272)
后 记·····	(291)



幼 芽

益 勉

俗话说：“人逢喜事精神爽。”这几天，我却是喜事来了满肚愁。前不久，厂里接受了织“三合一”军布的新任务，咱们筒子车间工人也同全厂职工一样，决心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大干快上，打好这一仗。果然，一个星期不到，产量大幅度上升了，这不是大喜事吗？可是，这样一来，前工段来的纱增加了一倍，车间里纱堆成了山，走路都象过“九曲桥”。结果，前工段盯着我讨空纱管，后工段又缠着我要筒子，真把我这个计划员愁坏了！

“咯咯咯！”“嘻嘻嘻！”一阵笑声传了进来，早班下班了。我一听便知道，来的是咱筒子车间那群“小喜鹊”。这群姑娘，整天就是这么无忧无虑，嘻嘻哈哈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是笑笑就可以解决似的，平常她们见了我，总是什么建议啦，什么走群众路线啦，和她们在一起，就象自己也年轻了许多，可是现在前工段的纱压得我气也喘不过来，实在没心思和她们缠，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想把门关上。

我脚还没来得及迈步，办公室门帘一掀，“喜鹊”们已经你拥我挤地进来了。

“陈师傅，车间里纱堆成小山了，明天厂休，我们决定来‘移山’，请你安排一下吧！”打头的一个小辫子姑娘象宣布命令似地大声说。

“什么？你们明天要加班？”我又惊又喜，还有点怀疑，说老实话，加班我也想过，可是，这些天来，姑娘们够辛苦的啦，这种军布用的纱真叫“三合一”，又粗、又硬、又韧，你瞧，许多人手上都贴上了白胶布，看了真叫人心疼。何况眼下又是高温季节，我怎么好提出让她们再加班呢？这下可好了，她们自己提出来了。我高兴地看了姑娘们一眼，说：“好呀，谁想的好主意？”

“还有谁？洪磊呗！”小辫子姑娘抢着说。

“我不过提个建议，是大家决定的。”顺着话音，我才在人群后面看到一个文静的姑娘，细高个儿，白里透红的脸上略带几分清瘦，那模样我是熟悉的，我知道，干了好事她从来都是不认账的。

“好，加班计划我来安排，不过……”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带着商量的口气说道：“明天这一天，你们看，是算加班费呢，还是调休？”

咳，这下可点着“火药桶”啦。“小喜鹊”们一个个变成了机关枪、迫击炮，劈哩啪啦，全朝我轰开啦！“你别拿老眼光看新事物！”“你怎么还没把老框框冲掉哇！”“你，你搞物质刺激！”……

唉，蛮好一桩事，弄得这个结局。我赶忙说：“好，算我讲

错了，行不行？”说实话，加班调休或者发加班费，这是多少年的老规矩啦，我照章办事，“错”在哪里？可是在这些厉害的姑娘们面前，有什么办法呢，还是先唱一曲“是我错”吧。

姑娘们又嘻嘻哈哈地笑着走了，我看到，只有洪磊没笑，她侧着头，眼睛微微眯起，仿佛在思索着什么。

不是我多心，洪磊那沉思的神态告诉我，她还有话没讲呢！不知为什么，我一看见她这种神态就有点伤脑筋。我这个向来自以为有经验、有一套的老头子，在这个说话不多的姑娘面前，已经不知“吃瘪”过多少回啦。

记得六年前，车间里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新工人。照例由我领着她们先熟悉一下环境，再集中分配班组。看着这些生气勃勃的姑娘，我打心眼里高兴，有了这些接班人，我们厂就更年轻了。可是看着她们爱说爱笑，还要东问西摸的样子，我又十分担心，生怕她们闯祸。当我读完分组名单，反复讲明车间注意事项、安全常识之后，离下班还有不到两个钟头，看看没事了，我便宣布：“今天早点回家休息，明天跟着自己的师傅到车间去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早回家？师傅，我们现在就到车间去不行吗？”说话的姑娘细高个儿，有几分清瘦的脸上浮现着沉思的神态，后来，我才知道她就是洪磊。我心里好笑，真是小孩子，脑袋里“为什么”就是多。我朝她望了望，随口答道：“为什么？老规矩呗！”“老规矩不可以破一破吗？”她声音不重，可份量不轻。这时，其他姑娘也叫起来了：“对，我们不回去，我们学接头去！”洪磊侧着头，那明亮的眼睛望着我，仿佛在说：你再不点头，咱可行动了。我万万没料到，报到第一天不干活的老规

矩在她们这里碰了钉子！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，正想把车间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再说一遍，姑娘们已经争先恐后地朝车间拥去了……

“陈师傅！”小辫子姑娘倏地掀开门帘，象子弹一样射了进来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洪磊请你去跟我们一起学习。”什么？要我老头子参加你们小青年的学习？看，这不来了吗，说得好听：去“学习”，一去，还不是让我当“活靶子”！我一口回绝：“没空。我正忙着呢！”“忙什么？我刚才还看见你昂着头在研究天花板！”这些姑娘，真叫人吃不消。我板起脸大声说：“你们老缠着我干嘛？”“干嘛？洪磊说，让你和咱们一起进入共产主义！”

“小娟，”又一个姑娘奔进来：“你自告奋勇当‘传令兵’，怎么……”“他不去！”小辫子姑娘脸胀得通红。“什么？不去？”这个风风火火的姑娘，猛地窜到我身边，伸手就把我挂在抽斗锁上的钥匙抢在手里，威胁道：“不去，这个要吗？”唉，碰到这些淘气的丫头，我真一点办法也没有。“好，好，去，去，让我把东西理好就来！”“你讲话要算数。咱们学《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》，书别忘了拿。”“不来，咱们采取革命行动！”说完钥匙一丢，有说有笑地走了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。

我可忙坏啦！《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》这本书，早发下来了，我走马观花地也看过一遍，可是后来随手一搁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？抽斗，小橱都翻了个遍，还是没有。好不容易从一叠叠“考勤统计”“产量统计”报表下面找到了，我硬硬头皮向会场走去。

推开门，我不觉一愣：姑娘们都在静静地看书，那么严肃，

那么庄重，那顽皮劲儿都不见啦。我连忙找个地方悄悄坐下来。也许是因为情绪的关系，半小时自学时间我觉得象过了一年似的，好不容易听见学习组长说：“毛主席的这几段语录，咱们已学习过多次，今天大家结合实际再谈谈体会，进一步认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。”组长话音刚落，就听见洪磊说：“我先谈谈吧！”这个姑娘平时话很少，今天怎么抢着讲了？我奇怪地看着她。只见她双手轻轻地抚摸着书，两只大眼睛扫了一下同伴们，又看了看我，才用她那一贯不紧不慢的语调轻轻地说：“学习这些语录，就想起我师傅来了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，厂里的走资派借口提高生产效率，要在咱们筒子车间搞什么‘计件工资制’试点，说什么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。我师傅她们可气坏了：旧社会资本家把咱们工人当奴隶，咱干活，他出钱，为了多剥削工人就搞‘计件制’，今天咱们自己是主人，干活不再是为了活命，为了拿钱，不能搞这一套！为了破这个‘计件工资制’，师傅不顾关节炎发作，忍着痛，精神抖擞地战斗在筒子车旁，做的是全车间最高的产量，却只报一个最低的计划数，小组的其他老师傅也都起来抵制。她们每天早上上班，晚下班，还帮其他两个班插纱，接头，三班团结一致，互相协作，使得单产根本无法计算。就这样把‘计件制’冲垮了。可师傅的膝盖，红肿得象两只馒头，晚上痛得整夜睡不着。记得听支书讲这些事时我流了泪。师傅看见后说，‘你这傻丫头，哪来那么多泪。说真的，当时我只想到，资本家搞的一套，咱们社会主义的工厂不能搞，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明白这里还有两条路线的斗争。’师傅还对我说，‘洪磊呀，千万要记牢，要使自己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，首先要学习，要分清两条路

线。不然的话，资本主义的东西一出现，还会不知不觉跟着跑。’这天晚上，我第一次没睡着觉。小娟，你别伸舌头，这是真的。原先我总认为自己从拿到报到通知的时候起，就是当然的工人阶级了，就是工厂的主人。这时才感到并不是那样简单的呀！我开始想，应该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工厂的主人……”

我屏息凝神地听着洪磊的话，这故事在别人听来也许挺平常，可我却觉得象惊雷一样炸耳。那时，正是我在执行那套修正主义的“计件工资制”呀。文化大革命中，经过群众帮助，我曾叮嘱自己不要忘了这个教训，但没有几年，我便扔在脑后了，今天，洪磊又一次提起了它。她那略带沉思的目光正望着我，我直感到耳根发热、浑身发燥，找书时的汗花花，又从背脊上沁出来了。我不由得又想起一件事：

那是前年夏天，有一天，我在车间统计产量，正好看见洪磊在做班前准备工作，那时洪磊的师傅早已退休了。洪磊在我眼中也不再是那么个小丫头，而是个生产能手了，她的产质量超过了车间里个人历史最高水平。这确实不容易呀，我走到她身边，真诚地说：“咱们要开展劳动竞赛，向你学习呀。车间里还准备买一点东西奖给先进生产者……”谁知我话没说完，姑娘脸已涨得通红，眼睛里闪射出沉思的光芒。只听她轻轻地但有力地说：“陈师傅，你别忘了，咱是在干社会主义呀！”“当然干社会主义。你没听人说，物质奖励搞一些也是可以的，调动调动积极性嘛！人家有的厂已经搞了。”听了我的话，洪磊显得越发激动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瞪得更圆了，仍是那么轻而有力地对我说：“不行，这是复旧！我们不能迎合

这股思潮！”这时，红灯亮了，洪磊飞快地奔去开车，我也悄悄地走了。第二天，洪磊来找我，她什么话也没说，把我拉到她们青年墙报栏《幼芽》前面。看得出这是昨晚上刚换上去的，墙报上还散发着浆糊和墨汁的香味。上面贴了十几篇文章，什么《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什么来调动？》什么《再批物质刺激》等等。车间的环境也焕然一新，墙上新刷了“大干社会主义”的标语。那十几篇文章都是有理论，有事实，对修正主义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。我觉得每一篇都是在批判我似的。见了洪磊，看着她那充满血丝的双眼，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昨天那事，我不过随口说说，真做起来，还得大家同意呢。”“不！”洪磊的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，仿佛增加了不少年纪，两只明亮的眼睛闪射着深思的光芒，“陈师傅，这正说明你头脑中旧的东西没清除干净呀。如果不认清它的危害，又会走老路。我师傅不是说过吗，什么事情都要放在路线上掂量掂量！”这番话触到了我的病根，我的脸红了。这以后，又有多少次洪磊来找我，我也记不清了，我只觉得，这个普普通通的姑娘，在我眼前越来越高，每次尽管她话还是不多，可道理深刻，听了总让人口服心服，得照她的办……

想到这些，我又看了一眼洪磊和她的伙伴们。她们一个个都是那么严肃认真地谈着，听着，仿佛一下子成长了许多。是啊，这些“幼芽”很快就会长成参天大树的，我这老头子可真得加快点脚步才行呢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急冲冲地赶去参加青年突击义务劳动。我边走边想：好象爬山，以前我总以长者的身份，领着别人上，可现在不知是山高，坡陡了，还是我劲小了，我老是落在了

洪磊她们的后面，我不觉加快了脚步。

突击劳动已开始了。现在正是三伏天，车间里开着冷风还有点闷热，车子在轰鸣，纱管在飞旋，姑娘们你追我赶，就象大海的浪花在飞逐。洪磊在五号车。她头戴天蓝色工作帽，清瘦的脸上挂着细细的汗珠子，身上浅红的短袖衬衫，加上白饭单一罩，更显得英姿飒爽。只见她灵巧地运纱、插纱，寻头、接头，一环紧扣一环，纱头接得刷齐。接着接着，突然她双手猛地一停，我这才看到她手指上已横一道竖一道贴上了好几条细细的橡皮膏。我正想上前叫她慢慢接，只见她轻轻地揉了揉，嘴唇一咬，又飞快地接开了。一排头接齐了，好歇歇了，她却拿起扇子对着筒子车使劲地搨起来，浅红的短袖衬衫被汗水浸透，变成深红色了。

“嚯，嚯嚯！”车间里响起了哨子声，是冷饮车来了。可洪磊头也不抬，专心一意仍在接头。我忍不住上前叫了一声：“洪磊！”姑娘回头一看，高兴地说：“哟，陈师傅，你也来了？”“嘿，我这老头子要和你们一起进入共产主义呢！”我笑着说，洪磊也笑了。我指着车子不解地问：“车上有自动吹风，为什么还要搨？”

“多搨搨，断头少。”

“看你热的，快去喝点冷饮吧！”我劝说着，她指了指车头上说：“喏，这里有。”那里放着一只印有飞奔着的列车的茶杯，我打开一看，是杯冷开水。我大声问道：“你不喝冷饮？”姑娘微微一笑，轻轻地说：“一来一去得少做几十只管纱呢！这里抓紧点，社会主义列车就开得更快一点呀！”顿时，象有一团火从我心底燃起，我浑身血液沸腾了，只觉得眼眶热辣辣的。

多好的姑娘呀！为了社会主义建设，她不计报酬，不计时间，将自己的瑰丽青春和着心血，伴着热汗，全投到工作中去了！她们的劳动，难道需要什么“物质刺激”吗？她们的劳动成果，难道是任何什么“计件制”所能计算得出来的吗？……我猛地拖过一袋纱，拎起来，倒进纱箱，好象要把我的旧思想也一起倒掉。

休息的时候，洪磊对我说：“陈师傅，我们要大干快上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，不能光靠一两次突击。这纱成型大，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新品种技术，我想，在我们的革新还没有正式使用之前，把那部不用的十一号车拆了，把这几部车接长，我们来扩锭挡车，这样虽然吃力点，但步子可以迈得更快些。”多么好的建议！多么美好的心愿！我感到她不是用语言，而是用心灵在叙述。望着她那汗水涔涔的脸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，她又从饭单口袋里拿出两张纸，说：“这个学习马列著作五年计划，是我们昨天晚上讨论的，我想请你看看。我们自说自话把你编进我们的学习小组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？”可爱的小将，她是在拉着我往上登攀哪！我激动地双手接过学习计划，一行有力的字映入眼帘：“认真看书学习，弄通马克思主义”，“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，这个问题要搞清楚。这个问题不搞清楚，就会变修正主义。要使全国知道。”

这时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照进了明亮的车间，金色的阳光照在洪磊那汗水涔涔的笑脸上，照在我手中的“五年学习计划”上，照在墙上那新出的《幼芽》学习园地上……在金色的阳光中，我仿佛看见一棵棵幼芽倔强地挺立着，茁壮地生长着，是那样生气勃勃，可喜可爱……。



肯登攀的人

姜高林

—

傍晚，红卫纺织厂的大道上来了一个中年妇女，身穿洗白的工装，手拎沉甸甸的旅行包，行色匆匆，步子急促，十分熟悉地穿过车间弄堂，径直往厂区深处走去。那里，树丛茂密，小河环绕，是著名的气流纺试验小组所在地，工人们称之为“红岛”。现在，“岛”上厂房的窗口已经亮起了灯火，这灯火映在她深沉的眼帘里，就象天边升起的明星，分外灿烂，分外亲切。突然，她停住了脚步，凝神倾听了一会，朴实的方脸上涌起欢欣的笑容，又迈开匆匆的脚步。

她就是气流纺试验小组负责人陈志芳，今天同局科研组组长宋威一起从北京开会归来，一出火车站，便风尘仆仆地赶回厂里。前面，“红岛”已经在望了，“岛”上桂花的香馨伴着亲切的机器声迎面扑来，听着，听着，她从轰鸣的机声中分辨出了一种特殊的声音。这声音起先象游丝般细微，越走近听得

越分明，仿佛空气中震荡着无数针刺，十分尖锐刺耳。可是，陈志芳听到它，却象做母亲的听到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，打心底蹦出个欢来。

“志芳回来了！”有几个人从连接厂区和“红岛”的小桥上跑来，走在最前面的高个子正是她的师傅张大成。

“哎——，志芳回来了！”

陈志芳立即被小组的工人围住，手中的旅行包不知被谁夺走了。她顾不上回答众人的询问，一把抓住大成师傅的手臂，急切地问：“是四万五？”

大家顿时静了下来，随着陈志芳深邃的目光一起往“红岛”上灯火通明的试验车间望去。那里传来持续不断的呼啸的机声，好象要撕裂空气，刺破每个人的耳膜。大成师傅说：“大前天，我们接到你的电报，大家奋战了两天两夜，把转速从三万五提高到四万五……”

“还顺利吗？”

试验小组的技术员何正耀插进来说：“目前还剩一个噪音关没攻破，你听，象拉警报似的。”

陈志芳笑着道：“谁家孩子刚出世不哇哇哭上几声？我说这声音好听！”

“是啊，要听到这声音可真不容易……”大成师傅感情深沉地说。气流纺试验小组的工人，无论是在“红岛”上苦干了十几个春秋的老师傅，还是新进厂不久的小青年，都深深知道，这句话，里面可包含着多少汗水和斗争啊……

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日子里，新鲜的事儿层出不

穷。厂里有个成立不久的技革小组，一共四个半人，两个挡车工，两个保全工，还有半个是厂技术科青年技术员，自愿当义务“顾问”。他们敢想敢闯，提出“纺纱不用锭子用空气”。有人认为想得离奇，就送给这个小组一个外号，叫“空对空小组”。意思是用空气纺纱，到头来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又因为这个小组座落在厂区最偏僻的一块荒地上，那里背靠苏州河，面前还横着一条小河浜，只有一道木桥连接着厂区，有人又把这个地方叫做“孤岛”。因为去了个“空对空小组”，这“孤岛”也就在厂里、局里出了名，领头的那个仅二十多岁的女将，人称“穆桂英”的陈志芳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还当面跟轻纺局技术处工程师刘立章干了几仗……

当时，局技术处专门负责科研的工程师刘立章，在厂长、主任等人的陪同下，一次又一次重兵压“岛”。有一天，他们又走进芦棚，刘立章东看看西摸摸，对一声不响看着自己的陈志芳、张大成等人说：“我上次回去以后又查阅了国内外最新的技术资料，书本的回答是冷酷的：没有！我又跑到沪光纺织大学，拜访了《纺织杂志》主编章恒教授，回答是干脆的：外国也没有！真的，我们都应该心平气和好好想一想：空气跟纤维就象水与火一样不相容，气流一来，纤维就吹跑了，怎么能纺纱呢？”他得意地扫视一眼围在他身边的厂长、主任、技术员，清了清嗓子，对着陈志芳摇头晃脑地说：“现在撇开其他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谈，你们先回答纺纱工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：若是利用空气纺纱，那么，伸直纤维怎么办？加拈，怎么办？分配支数，怎么办？”说完，呵呵一笑，摸出手帕擦擦鼻子。

陈志芳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请看看气流纺出的纱。”她指指机

器上的一只洁白的筒纱，一字一字地说：“刘工程师，就这么办！就这么纺纱！”

“哦？”刘立章上前折断了一根纱，吊在手中，纱马上缩拢成一团。刘立章轻蔑地笑起来，又把纱在空中抖动了几下：“橡皮筋也能算纱？这种纱，谁见过？卖给谁要？同志，高速高产的愿望是好的，但要甩掉锭子只能是空想，可以说：没有锭子，就没有纺织厂的生命！说坦白话，我是衷心崇拜锭子的！这种空对空的试验，真是……哈哈，”趁势把纱朝地上一扔。

这团纱就象一团燃着的棉花扔进汽油桶，陈志芳、张大成的脸就象被火烤过似地涨得通红，张大成气得说不出话来，眼里喷出两股愤怒的光。陈志芳眉峰一扬，抿着的嘴唇微微有点颤动，然而却是坚定有力地说：“刘工程师，请你尊重工人同志的劳动。即使你认为锭子是动不得、甩不掉的，即使这纱还很不象样，但它是气流纺出来的！这总是事实吧？！”

空气紧张了，刘立章脸上肌肉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，对着周围的人下命令似地嚎叫：“气流纺不准再搞下去！”掉转身走了……

如果把气流纺比作棵苗的话，那么这时是多么渴望着水啊。

在气流纺最困难的时候，那个深秋的雨夜，一个刚从部队转业、新上任的厂长宋威来到了这个试验小组。他被工人們的干劲深深感动，当场签给了三千元试验经费。当时，陈志芳伸出带着血痕的手，含着眼泪收下了这张单子。这一夜，“岛”上的汽灯整整亮了一宿，“岛”上的主人们筹划着究竟怎样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？以后，陈志芳和大成师傅整整跑了十个